

欧阳奋强一双拖鞋套住初恋情人

完



欧阳奋强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

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承载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电视观众的记忆,也承载了上百个演职人员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斑斓记忆。本书以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的自述,回顾、还原了《红楼梦》这部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的拍摄全过程。

[上期回顾]

拍完《红楼梦》后,演宝钗的张莉、演素可卿的张蕾、演元春的成梅、演尤三姐的周月、演晴雯的安雯,都先后出国了。安雯后来跟着先生苏越回国,做了一阵音乐,又开始写剧本,而且成绩斐然。演香菱的陈剑月 and 演柳湘莲的侯长荣,则心平气和地生活在南京。

人物纪实

有时候我走在街上看到一些小孩儿很小就在谈恋爱,就想说:“小小年纪怎么就谈恋爱啊?”可回头一想,我不也是早恋吗?我和爱人康莉谈恋爱的时候才十八岁。

当时是成都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演员的康莉,被一部电视剧导演看中,让她来演一号。我在这部戏里面演一个龙套,第一眼看到康莉就被她的气质吸引了——不张扬,端庄含蓄,尤其是她眉间有颗痣给我印象很深刻。

认识她一段时间后,我要去峨眉山拍《我不是猎人》,走之前就送了给她一双透明的拖鞋。康莉拿到后,还很奇怪,“这个人干吗送我一双拖鞋啊?”“你瓜(傻)啊,还没看出欧阳的意思啊?”旁边的朋友这样提醒她。

拍完《我不是猎人》我就去了在长沙的潇湘电影制片厂拍电影《虹》,两个人不在一起了,我就写信,对她的爱也就是在这些信里挑明的。和康莉正式恋爱后,她家人开始也反对,但她属于那种可以自己拿主意的人,会听父母的意见,但自己还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做事情。我父母也反对,一是年龄小,二是我家是普通市民,她是高干子弟,门不当,户不对嘛!虽然我父母不赞同,但在态度上面属于默认。

邓婕给我留字条要我去找《红楼梦》的导演王扶林的那天晚上,我是和康莉出去看完电影回家看到字条的。第二天我告诉康莉我要去北京试镜的消息,她很平静地说,“那你就去吧。”当全国的电台、电视台、报纸报道我被定为贾宝玉的扮演者的时候,她还是很

平静,认为这就是一个角色,一个工作,你要去把这个工作做好。而她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我和她的关系。

进入剧组后大家都知道我有女朋友,名叫康莉。剧组严格规定:不准在剧组找对象、谈恋爱。准备角色、排片段,一有自己的时间就是想她,越想她吧,就越觉得好,就越爱她。想她就给她写信,几乎是每天一封信。每周也会从剧组的住地八大处倒几次车到西单的电报大楼给她打电话,那已经是很奢侈的事情了,我不会说剧组和角色的事情,就是一个劲儿说怎么想她。打完电话,再倒几次车回到剧组,那天的心情就像过节一样快乐和高兴。

拍完宝玉的第一场戏后我就坐火车回成都过春节去了,当然主要是又可以见到她了。春节之后,香港来的摄影代表团到剧组拍摄《红楼梦》主要演员,我就不在。后来香港出版的画册《影家盛会》里面“我们在大观园拍到佳作”只有黛玉、宝钗、王熙凤,唯独没有宝玉,因为我回去过年,谈恋爱了。

《红楼梦》剧组有个很好的工作作风,那就是会作一个生产统筹,也就是提前半个月做出拍摄计划,只要一看黑板上贴出的拍摄计划单,就知道哪天有自己的戏、自己可以休息几天。如果有几天没有我的戏,我就立马坐火车回成都和康莉在一起。刚开始这样做,王导和制片人任大惠还比较担心,怕我不能准时回剧组,影响拍戏。我当然知道他们的担心,所以都是算好时间回去再返回,准点回到剧组拍戏,从不耽误拍戏。时间久了,

王导和任大惠主任也放心了。那段时间我的片酬都贡献给了铁路。因为演宝玉,大家都熟悉了我这张脸,坐火车的时候我就从来不买票,都是上车之后补票,人家一看:“哎哟,宝玉来了!”就爽快地给我补票,还是卧铺票。

戏拍了一年多之后,剧组开始在上海的青浦大观园拍戏。因为是在上海,我想带康莉去玩儿,就把她带到了剧组。那是康莉第一次坐飞机,在机上吐得一塌糊涂。到了剧组不久,因为人手不够,就派康莉跟着《红楼梦》的剪辑、在电影界有“中国第一剪”之称的傅正义老师回北京去作后期剪辑。到了北京后,康莉水土不服,虽然有王忠信老师在她下班后接她去家里吃饭,可还是感觉她人生地不熟的,心疼加上想念,在她只做了一个多月后,我就打电话要她回来。康莉不肯,我就每天一个电话缠着她回上海。“那得请假吧?”康莉还是顾虑。“不请了,赶紧回来。”只要两人在一起,我是什么都不顾的人。这样她回到上海,又趁着“五一”放假的时候,我们去杭州、苏州、扬州、无锡玩了一圈。

旅游在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很奢侈的,我和康莉都是节俭的人,吃得最好的一顿饭是花了五元钱买了一条鱼。这些地方玩过了,我们准备去南京。就委托陈剑月在南京给我找个便宜的招待所住。到达南京,剑月到火车站来接我们,“你们不用住招待所了,我有个亲戚刚好出差,她的房子空着,你们去住吧!”听到这么好的消息,可把我们高兴坏了,因为又省下一笔钱。

说到省钱那就肯定是为存钱,在拍《红楼梦》之前我还专门跑到成都工人文化宫对面的银行开了一个户头,每月从二十四元的工资里面拿出十元存起来,这样做就是要她知道我已经在为以后着想了。拍《红楼梦》的时候,那就更加省吃俭用了,吃最便宜的方便面、点最便宜的菜,每天的三餐不像现在的剧组是把盒饭发到人手里,那时是发饭菜票,节约了归自己。补助也是发到各自的手里,加上床板费补贴每天大概是四元五角,片酬是每集八十元。这个片酬是背靠背发的,谁都不知道别人拿多少。2003年《艺术人生》“再回首”的时候,大家各自报出当年拿了多少钱,我说我每集是八十元,晓旭和邓婕说是六十元,晓旭还说:“你怎么比我高?”我回答:“因为我人缘好!”

三年的时间拍完《红楼梦》,当时中央电视台的领导王枫、阮若林、戴临风还有当时的北京市委的领导都问我要不要留在北京,我决定还是回四川。一是康莉在成都,二是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我是峨眉演员剧团的演员,心想在哪儿都可以工作,还是回成都吧!

回到成都后,四川电视台送我去了深圳大学。康莉和我一起去的,她学的是公共传播专业,我的专业是两年,她是三年。在学校读书期间,还有不少的社会邀请,就会去出席活动,这些活动里面还有在海外的,比如去新加坡。去新加坡参加“红楼艺术展”,我认识了当地一个商人,他十分喜爱曹雪芹的原著和电视剧,当时我正在筹拍我的实习作品《黄昏的太

阳》,台里只给了我一万元的资金。这位商人要送礼物给我,我说,“我正在拍实习作品,需要资金。”他问我多少,我说:“六万元!”当时的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是1:6,他马上吩咐公司的人给我送来了一万美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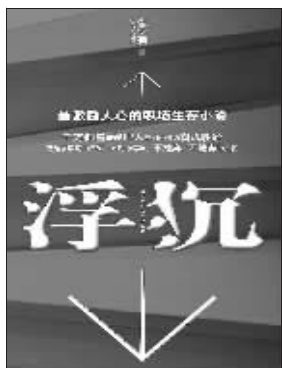
拍《黄昏的太阳》的钱没有用完,我用剩下的资金编导了我的第二部电视剧《逃往天国》。

刚刚起步做导演的工作,这个时候和康莉的感情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本来我们打算这个时候结婚的,但她想留在深圳。我们就有了争吵,一吵我就很绝望,一绝望就决定出国。于是,我把自己的存款全部兑换成了外币去了新加坡,住在一位画家朋友家里。在新加坡也出去找了工作,有时间还写文章发表在《联合早报》上面。可过去一个月后,始终找不到合适我的工作,有时间理顺自己的思路,感觉自己的一切都在国内,包括自己的爱情和婚姻,那就打道回府吧。就是这个波折促进了我和康莉的感情,我们决定结婚。我们是在谈了十年恋爱后结婚的,典型的晚婚。

我是晚婚,更是晚育,康莉怀孕的时候已经过了三十岁了。康莉临产的那天,我在产房外面等着,看着手表。后来,就听见产房里面传出一阵婴儿的哭声,正好是三点!一会儿护士出来,“谁是康莉的家属?”“我是,她生了个什么?”我急不可耐地问。“你是想要儿子还是女儿?”护士反问我。“我?我想要女儿。”“那恭喜你,你们生了一个女儿。”抱着女儿,心里特别高兴。女儿出生前和出生后,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同:我发现自己太爱孩子了。

王贵林一席话平息了示威工人的怒火

4



崔曼莉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

赛思中国的前台乔莉借助总裁秘书这块跳板成功转型为销售后,她一面承受着没有经验的销售压力,一面倍受办公室政治的困扰。正苦恼间,一个价值7亿的大单与她不期而遇。在这场没有流血却你死我活的拼杀中,她是一颗悲壮的棋子,她既可能一战成名,也可能沦为炮灰。

[上期回顾]

为了拿下晶通,陆帆和乔莉一起去了趟石家庄,他们一起见了总工程师方卫军,一把手王贵林,还见了石家庄最大的代理公司恒星的总监张亚平。趁着乔莉整理谈话材料的时间,陆帆还单独出去了一下午。他了解到,晶通的二把手于志德是个厉害角色。

职场风云

陆帆打开日程表,看了看周末的安排,上面是两个空格,他轻轻在空格上敲下晶通两个字,晶通晶通,现在目标不明,要怎么操作?突然,他听到一阵奇怪的铃声,似乎就在自己的抽屉里。他忽然想起离开石家庄之前,那个欧阳贵介绍的人给了他一个手机和号码,告诉他以后用这个联络。他连忙打开抽屉取出电话,果然,显示的是他的号码。

“喂。”陆帆接通了电话。“陆总监,”那个有些尖利的声音响了起来,“我是李才厚。晶通的于志德这个周六去北京。”陆帆精神一振:“有人随行吗?”“没有。他有个女儿在人大读新闻系,叫于卓然,于志德常去看望她。”“好的,谢谢!那王贵林周末有什么安排?”“他?他没有安排,这个人深居简出。”陆帆再次感谢后挂上了电话。他微微一笑,看来乔莉又有活儿要忙了。

乔莉接到陆帆的指示,上网搜索后,通过一篇署名于卓然的关于大学生就业实习的文章找到了卓然。本想打着调查大学生就业实习的旗号接近于卓然,不料于卓然根本不买账,一下子戳穿了她找自己的目的,然后扬长而去。出师不捷,乔莉又去石家庄找王贵林。

周末的工厂显得更加冷清,只有值班的门卫懒洋洋地坐在传达室里。乔莉拿出手机拨了方卫军的电话,电话关机,又打家里的电话,也没有人接。没有办法,乔莉只有打王贵林的手机,手机也是关机。她又打他家里电话,却一直都是占线。看着门卫,她灵

机一动,上前问道:“请问王厂长的家在哪儿?”门卫指着街对面的一个小区说:“在我们厂大院58号楼507。”乔莉高兴地道了谢,过马路进了家属区,一路打听到58号楼,远远地便见一大帮人围在楼下,她一路挤到五楼,见十几个人将507、508围得水泄不通。“阿姨,出了什么事情了?”乔莉问旁边的大妈。

“我们来找领导谈话。小姑娘,现在的世道变了,真是让人没有活路了。我们厂要改制,国家给7个亿就把我们打发了。”“7个亿!”乔莉说,“这么多钱?”“你知道个屁!7个亿,还不够我们还债的,本来我们的社保,还有退休金,都是要从这7个亿里面扣除的,根本动也不能动,不知道哪个瞎了眼的领导说,机器要更新换代,要配他娘的什么硬件、软件,要用这7个亿,他们用了钱,发财升官,我们怎么办?”乔莉愣住了,她站起身,感到心神大震,这7个亿的资金如果牵涉到这些事情,还怎么买东西?社保、职工退休金,都是铁定了不能轻易动的,现在只不过有些风声,工人们便如此激动,如果事情成了真,乔莉不敢往下想了……

天色渐晚,乔莉重新溜到晶通的家属区。这会儿人比中午时分更多了,除了静坐示威的退休职工,还有不少在职工工。突然,有人叫了起来:“灯亮了!”乔莉抬头一看,507的窗户里亮起了黄色的灯光,接着,楼道里传出了动静,工人们顿时骚动起来。乔莉混在众人中间,朝楼道口挤去,

楼里传来喊声:“大家让让,让厂长说几句话。”

王贵林胖胖的脑袋和身体挤出了楼道口,他举着一只大喇叭,轻捷地跃上了花坛,大声说:“晶通厂所有的员工听好了,我有一个消息向大家宣布!你们都是晶通的老人,为晶通出了几十年的力,有功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们以为我王贵林就躲在家里当缩头乌龟不敢见你们了,怕你们了?!你们错了,我是部队里培养出来的军人,上过战场,带过兵打过仗,我连死都不怕,会怕我们晶通自己家的老人、亲人吗?我绝不!”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让现场安静下来。王贵林接着说:“我一个下午躲在家里干什么?我在打电话,我在向市委打电话,我在向省委打电话,我在向所有能对晶通改制起作用的人打电话!同时,我也在向厂里的副总、总工以及各个中层领导打电话,我向所有的人打电话,这电话打通了、讲通了,我王贵林才敢下楼,才有资格下楼,才有这个脸来见你们。我向你们保证,只要改制的钱到位,我王贵林保证,不管什么人想多少办法,人在钱在,人亡钱亡,我要是丢了大家的保命钱、血汗钱,我就把

这条命交给大家!”众人这才鼓掌叫好,愤怒声似乎平息了不少。王贵林说:“大家都是老人了,苦了一辈子,身体什么样的毛病没有?你们这样苦守在楼下,不要自己的命了吗?你们不要我王贵林的命,难道你们自己的命也不要了吗?大家听我一句,都回去歇着,把心放在肚子里,踏踏实实等消息,只要我还是一天厂长,我就一天保着大家,保着晶通!”听了这番话,工人们面面相觑,王贵林暗着一个领头的老工人说:“陈师傅,您的老寒腿不能受凉,赶紧回去吧。”他又骂着身边的两个助手:“你们还愣着干什么?送陈师傅回去。”

两个助手答应一声,上来搀扶陈师傅,老工人无法再倔强,只能走了。见他一走,众人也渐渐散了,乔莉还站在楼道旁。王贵林一边安慰工人,一边往楼道方向看去,见到是她,他微微一愣,向助手吩咐了一句。助手走到乔莉面前说:“你是王总的亲戚吧?他让你先上楼,一会儿他就回家。”乔莉看了看王贵林,心中一阵欣喜,连忙上了楼。一个中年妇女把她让进屋。

乔莉在沙发上坐了大约半个小时,王贵林打开了门,乔莉连忙站起身,他也不客气,随便点点头,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对中年妇女说:“泡杯茶,渴死了!”他望着乔莉说,“这种时候你还敢来,居然就在楼下,说说,怎么没被发现?”“我说我是厂里员工的亲戚。”乔莉笑道,“工人的心情我能理解。”“哦?”王贵林突然问,“你父亲是军人吗?”

“不是,”乔莉笑道,“他是个退休干部,没有当过兵。”王贵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慢慢说:“他退休前是做什么工作?”乔莉明白了他的所指,笑道:“他是个小公务员,也不在北京,因为身体不好,早就内退了,平时喜欢看书,也算半个读书人吧。”王贵林暗自喜欢这个姑娘的爽快,如此坦诚地把自己的平家世代交待清楚,而且言辞谦虚,说明这个女孩十分自信。“说说,你们赛思的产品比起其他企业的,有什么优势?”乔莉清了清嗓子,有条不紊地说了一遍,王贵林听得很仔细,一边听一边微微点头。待乔莉说完,他高兴地说:“你这些内容有没有向方总工和于副总汇报过?”

“我给过方总工材料,于副总……”乔莉有些犹豫,王贵林笑了笑:“没关系,他们俩一个是总工程师,一个是分管业务的副厂长,让他们了解这些很有必要。我看这样吧,你们搞个会,最好是专门针对电子企业方面的,把你们的产品优势以及核心技术都作为会议重点。然后你们邀请我们晶通的方总工和于副总参加,我再让他们组一个团,把厂里的技术骨干都带过去。”

乔莉笑道,“您放心吧,这个要求我会立即反映给我们部门总监,然后及时给您回复。”王贵林微微一笑说:“如果没有问题,你们就报个邀请名单,就不要写我了,我这儿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如果我动身,他们就全走不走了。”乔莉感激地点了点头,看时间不早了,赶紧起身告辞。